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遜志齋集卷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宋學濂

遜志齋集卷十五

明 方孝孺 撰

記

艾庵記

春官員外郎閩潘侯其清慎有文以艾庵自號或見而疑之曰楚三閭大夫賦離騷以春秋襃貶之法施諸草木禽獸而寓意于君子小人於蘭茝荃桂蓋亟與之而於艾獨未嘗少貸焉歎芳草之變為艾傷賢者之隨俗

以化也戶服艾之盈要以斯人之莫好修也今侯之賢不取其所與者以自擬而以其所賤者自名何其異歟或從而觧之曰非是之謂也侯殆取夫創艾自新之意乎夫人品之不齊惟聖人無所艾下愚不能自艾有所警乎中而輒自悔艾者君子之事也絶舊愆之萌芽培天德而日滋俾旦之所存超乎昨而暮之所得過乎晝則於道也其進可量乎艾之名庵其不在是乎曾子至京師侯以二人者之言告且曰子以為何居予曰二說

皆是也前之言疑侯之廉於取名後之言知侯之篤於進學雖然謂創艾自新美矣謂三閭褒貶爲當其實則未可也三閭猖者也其取物也恒偏於名而不切於用故艾在所貶縣聖賢之道觀之艾何負於蘭茝荃桂哉生民之疾無窮而藥石之品人人不能蓄所能蓄者惟艾爾病者咸仰賴焉使天下而無艾吾懼夫死者不勝其衆也較其功蓋亞於菽粟三閭於菽粟猶未遑取則無取於艾也固宜然神農氏帝之聖者也而紀其名盖

軻氏賢之大者也而稱其功雖見賤三閭烏能損其美哉潘侯以之名庵必有取之矣舍聖賢不信而信三閭知侯不為也或者疑侯取名之廉夫亦焉知其取類之遠乎且先治己而後功利可及於人劅艾所以治己也起疾之功所以利人也亦在侯用之何如爾若夫取諸保艾以安其躬取諸未艾以慎其終亦未為無所用也善用言者雖恒言可以成德不善用言者雖美言不免致惑然則人謂艾為蕭可也謂為劅艾可也三閭賤之

可也聖賢貴之亦可也予從而言之亦未為不可也於是潘侯歎曰博哉子之言非惟得我之心抑可正三閭之陋使艾有知死且不朽

益齋記

余始至浦陽與邑士戴君元直遇元直長身昂然顧盼峭聳酒酣談論雜以嘲笑辭累千百無澁滯窘複態鋒頴横出氣葢一座余驚駭意其為竒士而惜余拙吶不能與之往復詰難也二年又見元直其辭詭給敏如故

而為禮恭遜歛戢意若自少昔之所為者余又驚之疑其有所得而然未暇問也又一年重見於錢塘諸公名士皆在席各吐所長為樂元直攝衣坐其下俯首歛膝不發一談日暮賓退恂恂揖謝侃然趨去儼若愿慤君子及與之言皆中道理去前時甚遠而諸公亦稱其美不置余大驚而問焉元直曰吾少時嘗以醫出遊涉吳楚沂淮泗至齊魯往來公卿之間虛左而俟束帛而迎者不可勝數吾時志高氣盛謂口舌間足以成事方以

此自才而人亦多以此奇我及今揣之然後知吾之過多矣嘗聞於季父能軒君以為易之遷善改過莫善於益乃以名吾齋吾將歸而求於聖賢之學子意何如余聞之愈大驚世之任意自喜瀕衰老遇挫抑而能悔悟者有之矣未有易慮於壯強之時改節於無事之際者也予見元直於數年之中而三改其德每見異焉非有志於道者能然乎聖賢之道甚近而易行也人鮮或至焉者亦止於自足爾以元直之善改過苟從事於聖賢

之道且以為是而暮已悔之昔之所為而今覺其非雖日異而月不同可也余葢將屢驚焉豈特一再而已矣

學士亭記

賢哲之處世烏可以跡論哉當草昧之時世衰道鬱抱經綸之志而不得施安能舒暢其心神流浹其情志乎故或放迹於江海或養操於山林求遺世忘累之士而與之遊其意非求其道也葢寓迹於物耳茍猶迹而論之豈足以知賢哲之用心哉當元至正中有大儒先生

太史公出於金華以道德性命濟世之略為學學成而
四方兵起天下大亂公知莫如何往來山水間著書以
自娛時烏傷聖壽寺有千巖大師者磊落善談論喜與
吾儒遊公時時過與之語輒連日夜不休當其適意時
或攜節陟崇嶺看雲起卧石床聽泉瀑聲久則大笑而
别别已復會人見其然以為公樂聞其道豈知公者哉
及乎真人御極僭亂平而四海定公應聘而起居朝廷
者十有九年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有八致其

政而歸於是大師亦圓寂已久矣而龍門海禪師復主
聖壽以為斯寺公之所嘗遊也乃以洪武八年某月作
學士亭於寺之南名以公官亭為公而作也海師以某
從公學俾記其事其惟昔之賢者與方外交若陶彭澤
之於惠遠周元公之於常總歐陽文忠公之於居訥者
有矣彭澤惟虎溪一笑元公以鸞名溪以青松名社然
不聞有所創造也文忠既去而寺僧某作亭其寺以公
別號名之曰六一亭矣然亭作於身後文忠不及見也

今海師時公之還而作亭亭成而公氣彊體康肩輿觀覽乎其中此固古之所無而今之所僅有者也其安可無述然六一亭之作文忠之門人蘇長公實記其事其文傳故其事著某賤且騃何敢僭冒以汙偉跡哉雖然公之跡後必有知不待斯文文以道公之志某固不得而辭也

宋氏為善堂記

洪武十年制贈今太史公之顯祖為太常少卿顯考為

禮部尚書制詞皆皇上所親製以為公之顯榮於今皆祖考為善所致公既嚴奉以歸與其伯兄教諭君景淵告於廟祭於家會其族人於金華之故宅以侈上之恩而教諭君為燕居之堂適成乃取制詞之意名之曰為善所以昭先德且教後人也君子之為善固未嘗有求報於天之心然其厚薄久近各以類而應此天道之必然不可誣也自夫異端之說興以禍福鼓天下之耳目以謂為善則可以裕於身與家延及後昆而報及來世

使皆有利乎報而為善於是利與善之說不明而誠於為善者寡矣夫善者天之所賦人之所有者繇乎仁義忠信而行乎家推之以及乎人大之被於衆庶皆義之宜為爾豈望其報哉望乎報而為善雖所為合於義猶為利也公之先十餘世退然處乎田里修詩書禮讓之教行集於身而不耀德施於人而不居其所蓄積者厚矣一旦大發於公之身文章被宇内名譽蓋天下位乎朝廷而推榮二代潛休隱德見稱於聖主而大白於四

方縣是宋氏之善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其先豈預蘄其至此哉雖公亦不預蘄其若此也不預蘄其若此而天卒莫能違此善之至者也教諭君嘉厥弟之有成揭而志之使後之人取法焉亦可謂能教矣雖然教之以名不若以身之為愈教諭君年七十餘慕古人之道不怠日坐乎斯堂之上訓其子孫者甚至蓋庶乎銅鞮伯華司馬康之風焉為善之澤其有既乎若上之寵宋氏者殆不止乎斯而已也某公之門人也尚能為公道

之

晦亭記

人之所得皆不能全受於天者深則遇於人者必淺合於人太甚者必無所得於天也夫聽盡乎謀而視極乎哲心通乎道而性純乎德此雖皆可能之而未必皆然以其制於天而天不畀之也於此有人焉獨若有得於斯耳也若或曠之目也若或闢之思也若或起之存也若或植之凡其舉措猷為皆若隂有以助之者而衆人

不與焉謂非深有得於天可乎夫其所得者旣已卓然超乎萬物之表矣而又逐逐於衆人之後求其餘腥殘穢以自飫非惟人不之從而天亦不之許矣故凡特立之士多不合於人非天欲困之也取乎天者已多其不能兼得乎人亦其勢然也自古昔以來惟聖人不常囿於勢自聖人以下多不免為勢所屈詩之亡屈原之詞為最雄故原不為當時所知為最甚莊周荀況皆以文學高天下故二子皆不遇杜子美李太白詩人之絶羣

拔類者也其他以道德才藝困者甚衆夫既有得於此矣其能與彼耶負此以自珍以為舉天下之貴者不願與易人之見知與否尚何足論莊周謂畸於人者侔於天吾嘗有感焉會稽楊宗哲為人清慎不苟少能為詩居太學數千人中獨以吟咏自娱不求人知而人亦少知之者後得一官為成都衛知事成都在西南萬里外而知事被儒服處武弁間嗜好論議宜有難合者宗哲一寓諸詩其喜戚逸勞乖違會聚必有所述其言簡而

深淡而章往往皆君子之道也閒以畸名其亭而請予記予固畸於人之尤者也而何以記斯亭乎然人所志有遠近故所合有大小侔於天者使心之所慮身之所出皆與天合雖困猶達也畸於人何患焉向使喪廉恥捐道義而求人之合縱至貴顯其辱彌大且獲罪於天矣其如天何哉宗哲居於斯亭笑歌自樂洞觀千古果孰為得孰為失乎孰為合孰為畸乎尚友百世之賢豪而與之俱則夫畸於人也俄頃之閒而合於天者不可

以數計其畸也烏知其非合之大乎

希董堂記

祿位高乎人者可以耀一時而不足以傳百世道德備乎身者可以傳千古而不足以貴當時有志之士將安所取則哉吾之所受於天者推之可以澤天下埀之可以法無窮非特可徼利達也使富貴而事功昭乎時福澤加乎民君子固有取焉苟徒祿位而已矣則君子奚取乎是漢儒為公卿者多矣公孫弘之寵祿終身韋賢

之父子相繼孔光胡廣之壽考皆當時所指說稱頌以為善保富貴者千載之後雖庸人孺子皆知輕賤之董仲舒在武帝時最為不遇屢遭有力者擯斥不得立朝廷而周旋藩國以仁義道德匡正至今尊其學術以為聖賢之徒士之善尚友者每喜引以自望則夫人之真可貴者果安在哉世方汲汲於後世之所賤而不汲汲於後世之所慕非其甚惑歟若吾秦府長史茅侯大方其所謂善尚友者歟茅侯有學行為淮南學者師考績

入朝天子名對而悅之擢為大國輔臣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寵侯以為布衣而受隆遇懼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諫爭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云茅侯為人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其於正誼明道之言深有得焉蓋聞董子之風而興起者然董子不為人主所知其出事藩國多遇驕王故匡正為甚難今茅侯之仕也天子嘉其能賢王重其德從容規諷內外推

服其所遇於是過董子遠矣雖然劉向嘗稱董子謂伊呂不能過葢惜其不得盡行其道也使董子而得大位其可慕者豈不愈多哉葢祿位者小人得之則彌貴而彌辱賢者處之則彌貴而彌光賢者非以位而貴也道施於人被其澤者衆故其譽聞益賢也今茅侯以盛年逢盛時志意偉然才氣傑然焉知其位不過於董子哉得董子所不得之位而行董子所欲行之道使天下後世有慕焉則侯爲善學古人而不負天子之訓矣

借竹軒記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憂患悵悵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自旦至暮班荆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於南門之南草户之外有竹數挺視其楣間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於兹幸又有竹故因以識吾好耳他日願有以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自微笑不答而今年遊浦陽客有自越來者致惟中之言

重以記為囑且謂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樂甚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已之室竹則自有之矣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苟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遊吾心者也膏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備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贅疣也軒冕倘來也甚而言之雖吾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

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為已有營營乎得喪之區而不知止何異於蟯蜋之丸糞土乎吾嘗絕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纛馳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嘖嘖隨而瞻望之以為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隴狐狸窟而烏鳶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漠之中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

而人方以為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為斯須以天地為室廬以萬物為遊塵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遊探大禹之穴弔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者之故果孰為借耶孰為不借耶惟中幸此下有闕

緑疇軒記

江南盛時其俗異於天下者君子修德以教野人其野人力樹藝以奉君子分既素定逸者不以為無用而勞

者不以為有勤上下相資恩意交浹鄒魯之盛殆不能過曁其既衰而弊文喪質媮君子以肆野人以病清言宏議者蕩而不檢作勞食力者鄙而難使於是俗之異適足以為患然善為治者不狥俗以苟同亦不矯俗以求異因其故理而正之使宜乎人情而已中州之制異江南舉君子野人而一之則民必苦其不便周之時閭族咸有師漢鄉邑有三老苟擇其才且賢者復其身俾淑鄉人子弟德可以為師則恒民皆以師禮事之才行

不能過於恒民者雖故家世族皆斥與恒民齒則民莫不勉於學而俗可美也此豈非近於先王之意乎三老之設今固有之矣德足以師其鄉而為民望者余之所願見也浦陽鄭叔器為余言烏傷黄君公謹以學行重於鄉鄉民有疑必問焉有怨必赴焉有乏必求焉黄君應之不倦而處未嘗不審率子姓力田以為細民先闢軒於堂左命名曰綠疇示民以弗懈也君子常患乎不知稼穡野人常患乎不明禮義使無二者之患天下寧

有不治乎黄君居君子之位既有以教民又率民趨所宜務此南國之所鮮也因其所鮮而雄之民胥效其所為君子不肆野人不病豈不始於茲乎惜予力之未能也夫闢一室不足以書有以名之亦未可書至於俗之盛衰其端微不宜不書也故具識之使人知黄君果君子也

時敬庵記

禮有因時而宜變者固不以出於聖賢而皆從之也夏

商之禮定於禹湯伯夷伊尹夫寧有過哉周室為而損益益以時之相遠也周之禮去後世愈遠宜損益者多不幸而繼之以秦漢秦不足言乎禮而漢又無卓然大儒可以損益者定一代之制時君雖緣情有所創建德不能勝其位人不之信而競攻之故周禮之用至今文武周公之所為宜若不可損益也使有聖人生乎後安知其果無損益哉禮有不可變者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不容不變者文也以本視其文則為拘以文

視其本則為愚墓藏而廟祭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葢以情起者其文不同其本於孝敬與周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也多辨而非之非之非是也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祠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奚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人子之於親食其器則若見於羹入門則若坐於寢遊則若憑乎軾臨淵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歷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況於體魄所藏而有不思者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於

思即而祭之不可謂無禮也從而廬之亦人情之所不能已孝敬之道也焉可深非也哉然廟祭者常也祭於墓者循情而制變也常而不敢忽乎變者君子之事厚於墓而踈於廟此則非可也永康朱君世庸既葬其親于里之獨松原歲時省焉則慨然悲視其草木垣域皆若見其親然曰吾親安知不在是乎遂菴於墓之旁以時敬題其額當省之時則致敬焉葢合禮之變者因徵記故為之言使知變而不失其本聖人所不棄也

慈竹軒記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暮抵鄞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遥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燈具殽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溫溫敬輝因為予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

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箇滋植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畀一言余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未果為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今年較文於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余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叙離違之情以歸田為望讀之悵惋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不可得其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

盞斝上壽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
事食有稻魚衣有枲絲無求而自足無媿而自適其得
失為何如而余何以為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
敬輝之工也余之不若敬輝非余之拙也命有以賦之
焉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
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於齊梁
毀於武叔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
地之藴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為

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尚無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假佑之閔余母子兄弟之睽於先而俾得合於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叙天倫之樂尚當過敬輝之廬以覲慈竹之盛蓋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企高軒記

以跡觀人不如以心觀人之為得也治水也播種也困窮於陋巷也苟以跡論之則烏得而苟同苟以心而推

之則烏得而不同豈惟聖賢爲然雖君子亦然司馬遷

之感憤宏博見於文辭杜子美之忠義懇欵形於詠歌

其世殊其業異論者謂二子可以並稱豈惟人爲然雖

物亦然金玉不同質而貴同水火不同性而用同麟鳳

不同形而瑞同夫苟知其所同則尚何異之足較哉東

漢之末徐孺子隱南州以節義自守不可得而衣食當

世之士高之吾邑人徐君太玄少學老莊書清修有志

操執樂事於今藩王府予過其居題其休憩之室曰企

高勉其學孺子之為人也或者以為孺子處季世而太玄生盛世孺子業儒而太玄習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玄衣食於國孺子不屈以潔其躬而太玄以一藝役於世宜無少同者而何能企其高乎予以為不然士之高卑在道德心志不在隱顯其中誠有足高者雖混跡屠沽中不能害夫凌雲絶塵之趣誠無得於内雖巖棲澗飲而貪競之情不忘則亦卑汚之人耳故在已者高矣雖富貴權寵不能奪其守而陷溺之而況古之高

士固有隱於道術者乎在已者無足高縱遠引宴逝欲自為高而不能也今太玄之跡同於庸衆人而視其顔貌熸然若超乎埃氛之表不與人世相淆者其胸中之所存予安得知之哉予未足知之而世欲斷其高下果足以得其真否乎盍謂太玄為孺子固不可謂其不可學孺子則尤不可也去外慕𡘖嗜好泊乎不以天下事物汨其心而語默取舍去就之際必審夫義焉則孺子之高在乎太玄矣士患不知所企耳烏有學焉而不至

為其實而無其效者乎

息耕亭記

方子行於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自得也怪而問之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不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屨趨拱俯僂暑不遑寒疲不暇憩遇長值貴翼其然而峙肅然而視側目眴目如事嚴父强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典粲其盈目涉其流則若有餘探其源則

若不足撐舌剌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由質衷良已逝追計馬蹟欲知其方困而罔獲是謂學勞羣言胥攻萬牛之毛以之明道繫影以綯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為不悟尚修其辭逞怪披奇窮精憊思遐觀千載竟亦何裨此謂名勞早處郡邑尊據廊廟逢迎阿比以取嚬笑孱東學術宣敷條教物薄人澆機深穽巧寛則致侮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煦威鈞古人之思自哂且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

獨吾哉而子何問焉且吾之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
乎土今也土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
與耒乖故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
土病吾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於樂而
樂莫過乎心與物俱忘鳧浴乎水振翮修羽不勝樂也
雞浴乎土振翮修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强施之將不
勝病矣忘其為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為水然後能與
水俱冥而不死吾今忘其為耕矣非特忘其畊且忘其

所以畊非特忘其所以畊且併畊者而忘之耕者吾邪非吾邪天役吾邪吾役天邪吾且不知而奚以耕爲治天下猶是也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爲治也可幾矣膠膠棼棼以心術相繆智計相延雖欲耕可冀耶余拱而問爲治之道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知其所止蓋隱君子也烏傷王仲縉爲余言其兄仲言嘗學經而好耕爲息耕之亭以休息焉安知無隱君子往來其間乎仲言儻見

其人其以吾言質之

艤航軒記

浦陽鄭君仲潛壯遊都會盛麗之區未老而休於麟溪之故宅築室池上修廣如舟狀揭其楣曰艤航時率賓客燕息其閒悠然若有以自樂而人莫測也客有歎者曰人惟内有足恃也然後不恃乎物能不恃於物然後能無物之累而物皆為吾用世之恃乎物者亦多矣珪組車馬恃之以為貴玉帛錦繡恃之以為富斧鉞兵甲

恃之以為威有自恃之心則所恃者不足恃也惟不自恃者恒有而享之古之君子視衆人之所恃漫不以入其意而惟修其足恃者以徐觀乎千古之道彼非求異於人也審所輕重而較之固不得不與人異也今鄭君之家禮義可以維持數十世室廬器用可以歷數百年而不敝所畜可以惠鄉邦而人望之者以為舉世莫能抗君顧若不有於己而視其所居為暫艤之航其不恃於物可知已某聞之而笑曰豈特一室為航凡天下之

物孰非航也視適意可喜之物如雲行鳥逝不須臾存乎目者航之艤也予視予之身自少而壯壯而老曾有一日之息乎事物之接於身而浹於心者引領而承之莫不可悅旋踵而却視有可得久存而不去者乎故自人而言之身世皆航也不可得而艤也自其大者視之鉅且莫過於天地而天地亦航也亦不可得而艤也夫天地且不可恃以為固而況於人乎而況一室之間乎然天地不能自立也必有立之者不能自為也必有為

之者天地有壞而立之者未嘗變也人之生有盡而俾之生者未嘗盡也噫航乎果誰為之而誰艤之乎吾將與子掇其維振其紀以求之於一氣之始則夫不恃於物者其可恃也遠矣

巾山草堂記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絶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鴈蕩天姥皆穹窿嵁峻為天下奇觀跡僻乎蓬閬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然而居

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遺之歟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之曰巾山其上有樓閣室廬之美髙人至郡者無不往遊凡宅於左右者必搆危架迥以挹取朝嵐夕霏之異態蓋其勢邇且卑矣所蘊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衆樂觀焉盧處士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巾山草堂定谷知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安於卑近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

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過於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憚其難而安於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夫高且大者亦烏可哉故順親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堯舜之道與天準而謹言慎行可以馴致焉巾山巖壑之盛視天台四明固有閒焉其有會於人心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仲張君廷璧林君公輔陳君元采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

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黄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乗月而歸以為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矣予縶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於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尚語山靈待我東歸尚當約同志重遊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益未艾也

藏器軒記

無其器與有其器而不良而望用以善其事者百工之所難也今欲為室堅美之材山積於前而無規矩斧斤以治之雖有絶世之巧將安施焉使削蒿為規矩揉鉛為斧斤而命公輸成室雖假以歲月營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用非其器猶無器也無器而治室且不能成況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盛時在乎位者既皆持此器而用之又教天下之士使人各藏此器於

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者無不知道而凡民無不學道故上下相安而成治也易及秦廢禮樂仁義而不修盡舉三代為治之器焚之而用其剛虐私刻之法以挾制黔首猶以為未足復使黔首皆以吏為師而習其所為故方其盛時閭閻山谷之民岌岌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旦發憤奮起以戕其君亦何其易哉用無其器上下相猜而不足以成治功無怪其然也自秦以後稱治者惟漢與唐宋其所為雖過於秦然或以小慈

為仁或以似正為義或飾繁文以為禮樂其器不良欲以致三代之盛終不可得矣三代聖人之用此器也驗之於身而誠推之於家而和然後發之於政教故人之從之者信而化之也遠苟無本以行之則虛器耳人將從之乎今皇上有意崇古之治立學校以造海内之士歲擇其良納之太學以教之以備公卿大夫之選猶古之制也於是太學之秀皆奮然磨礪其器以致用自期天台李宗魯尤其傑出者也乃以藏器名其軒豪傑之

士固有及時復古者矣況上之人方以三代之道望於士士可不以三代之道自望其身乎後世之君臣非皆不如古也其不足復古之治者器不善也以規矩為方圓以斧斤為斲削自三代至今無有異獨仁義禮樂不宜於今之民哉弗行耳宗魯敏而達於為政爵祿之來不可遏矣仁義禮樂之澤殆將被於今乎茍徒小慈似正而已矣飾乎外而已矣任法而已矣是豈惟宗魯不為哉亦非予之所望也

草心堂記

養親之道難矣以具滑䏶甘美可以為養矣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為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為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為至大故報之為甚難也耶故養口體順

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為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已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為庶幾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北吏部郎中永嘉楊景衡草心之堂所繇名也景衡早遊庠序通春秋學領薦書於鄉擢居是官京師去永嘉數千里母夫人在堂以舟車之難也不敢奉迎就養因名所居堂以見志葢取諸孟郊東野之言昔者詩人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亦謂寸

草難報三春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天下之事無難易惟自以為不足者所為必有成而自以為已至者恒不能進乎道景衡篤志好古以有禄位為時名大夫亦可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感親恩之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為子而自足必不能底乎孝為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為學而自足必不能至乎聖賢之域景衡年尚壯强為學方未止而不自足如此

推是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他日宦成而歸奉觴為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景衡為法而後世有稱焉則其為孝也豈有既乎揚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顔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師舜如之何亦勉於為善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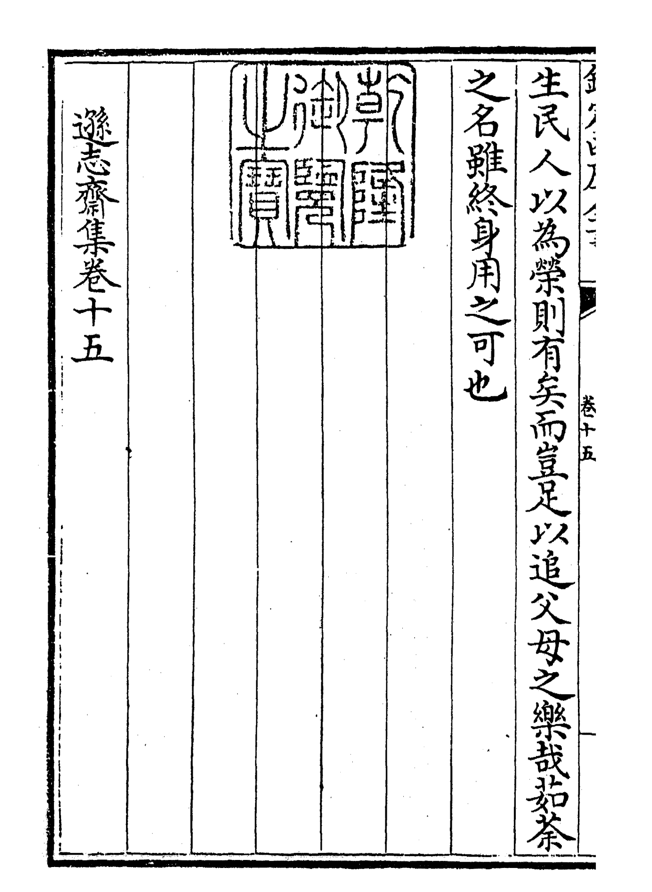
茹茶齋記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葢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

悲哀割心摧腑殆不能人竊自思悼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而有者焉有都崇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為大戚矣或四十三十煢然為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眇在童孩之中而尊親頓已凋逝雖欲自名為人尚敢望耶是以自忽忽而不寧食入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為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既以志其悲苦亦以自勵也追憶少時狂僭甫有知識

輒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輔明王樹勲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如也遊行四方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之蹤至詳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淺以為古之聖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懾氣充盛而不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來奔走屈抑於塵埃中為奴隸之所詈叱庸夫俗吏之所困辱心私自喜閤以告於先公先公忻忻

焉如不知其騃陋益深意屬之不幸寡佑先公遽棄以去嗚呼尚忍言耶天之苦予一至此耶苟不自勉何以白先公於地下耶然患過而忘備處安而縱逸者恒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若寢乎苫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尹周公之徒相講說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願否則折衷一家言以輔翼羣聖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公之志也乎雖然是亦徒耳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乎衆庶澤被乎



生民人以為榮則有矣而豈足以追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遜志齋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遜志齋集卷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陸維新

遜志齋集卷十六

明　方孝孺　撰

記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群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所從事者

止乎訓解辨義至於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由是世之君臣指經為浮言而英才雄辯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頹然墜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某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為大而唐虞之治不

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為學也葢太史公受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萊先生黄文獻公溍出而侍從帷幄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説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隂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事而居于家以開淑來者為志雖某之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徼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某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

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為不足法者不知為學者也某既幸知之矣倘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兹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貧樂窩記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污

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美固以世之富貴為垢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寧適意於飢餓而以沉溺利欲為深恥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烏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害之不致於蕩覆澌盡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愧於其心慼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凛然若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墜

也曷嘗有斯須之樂哉士之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己於國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綜括而不少遺大而日月河嶽照臨流峙之所由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於絶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怍周公孔子顏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歉之

于一身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
為以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為生民之宰
者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為
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士
為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君真
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窩予不能知邵君悉其所樂也
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居深山伊
尹之處畎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百載而其可

樂如合券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之所云乎

樂壽堂記

臨海王文俊少喪父而祖母及母氏鞠育之以至於長而知讀書取友以飭其身修舉遺業以裕其家如父在時二母皆康寧壽考受其孝養文俊因闢故廬為堂以奉膳羞歲時持觴跪拜為壽閭里莫不歎息謂王氏為有子他日語予以其故且請堂之名予重孝親之至因名之曰樂壽而告之曰子知事親之為樂乎世俗之所

謂樂者在乎室廬輿馬服食寶貨音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盖有聞絲竹而泣覩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乎幸而得親之存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為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為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溫凊之樂中心盖有不可勝言

者矣況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天早奪之雖有富貴欲奉而無由故富貴之為憾尤甚也今文俊雖喪父而二母皆康寧有年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脆以為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為樂乎予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為可常雖在膝下而不知其為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兹以往

縱使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於樂矣故每過有父母者輙幸其可樂而且為之言恐其不知為樂亦若予之追悔於無窮也於乎文俊其尚以予為戒竭力畢志以適其口體脩身慎行以悅其心志不特使閭里之人嘆息慕羨而四方之人稱養親者歸焉過其門指其堂曰此王氏養親之堂也斯為不負吾命名之義矣苟徒崇觀美而行業不脩則環海之境昔者將相豪雄之居宏大高敞什伯於斯堂而亦無聞者衆矣

尚安足為文俊道哉

問月樓記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當夜之良披羽衣命壺觴歌李白問月之詩擊如意以為節見者以為李白猶在人世也其鄉人異之請予道其故余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月能言且不能答余非月也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内不足以自知為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雖欲辭人之問也難矣余試與金君達觀

於一氣之始可乎自我而視之月也明且大者也自月而觀之庸自知其為明且大者乎非惟不知其為明且大庸自知其名為月乎名且不知庸知其盈虛消長之道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何從而答之一氣盪摩而月生焉彼非願異於萬物也而賦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物不可得也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為之形者未嘗與萬物異也夫吾之形異萬物而最靈者生而寓於世貴賤脩短禍福之數紛乎其不齊且

莫知其所由然況無情之月乎尚何暇於月之問哉雖然予嘗聞之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明盈而不以為喜蝕而不以為戚故長存若是者非有類於人之說乎金君才可以處位而抗志於隱未遇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類於月者深矣余非其人烏足以言之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為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則有

酗醟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鱉之類
於食物為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怒而致敗
鄭靈公黿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以生是以甘
脃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饫飽亡其身者世常有之是
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夫惟其味淡薄初若無
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之以析其酲食者資
之以鮮其饫貴而八珍九鼎之筵賤而橡茹藿歠之室
莫不有待於味其物既不為人所爭而其味和平清苦

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菜爲然乎世之名人賢士每懲厚味之腊毒而顧深嗜乎菜若杜子美之於薤蕹陸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菔蔓菁莫不遂稱之見於詠歌而黄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爲篤論盖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求之不勞不爲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愧身不勞而心無愧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蔣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爲監察御史其

官貴顯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為顯官而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乎己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害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以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有所不顧而

况於菜也哉

存養齋記

寧海某名燕處之齋曰存養里人方某為記以告曰惟天以二氣敷施五行賓亟顯赫徽命播生萬彙承命之中凝氣之醇亶惟人醇匪均漓厥中若酎之在醽醁若泉之漸塗泥若玉之墮汙壤唯衆人厥精厥懿生則具全知攸知罔或廸行攸行罔或勉惟聖人衆人視聖人成勳盛德巍乎天運煥乎日臨謂莫敢儗稽于初廼無

殊惟心宰身微而靈虛而神囿覆載靡或遺酬酢群動靡或窒聖有之衆人亦有茲惟命在心為性為道之原為善之會為人物之分聖匪加多衆人匪有虧其不胥為聖在氣勝厥中其能勝氣復其天在學知要人授人以器受而失墜毀缺則怒則怨唯受有辜矧天授命于人心擴而闢之昭明配天以君則臣職畢以父則子職順祇昆協弟睦于家邦陶于四海乃或弗念顯命從乃心戕乃性如縱奔馬弗思其復如閼川水折榮木弗遂

其達是用獲戾于天用自絶於聖以自沉溺於庸嚚之
歸惟志士懲其愆克自敬畏匪聞斯聞匪覿斯覿祗祗
栗栗馭馬以朽綆莫喻其危奉琮璧而履峻坂莫喻其
慎如對上帝師保莫敢少肆自逸以存其心允厥形而
極其所未形因其始著以推其類視私欲為蟊螟俾無
害其嘉穀視芬華為陷阱惟懼其或顛覆開其天明徹
其妄昏善端之長理義為養外誘之侵俾莫能尋丕猷
弘訓充塞天地寧謐群物咸出自茲是謂克事天是謂

大飭其躬以式邇乎聖唯學之要莫尚斯相恒人罔廸
知學非學蕩厥心事非事毀厥性權詐是習利欲是嗜
卒劉厥身否則趨異端祈延其壽謂能存養背聖自怡
其道以隳惟某甫尚鑑于兹則遵聖人之軌務學之要
于以事天以脩其身以淑乎人恒人疇若兹於乎思厥
名以無怠于成世良鮮哉

南齋記

人之初無有貴賤也才有所不若德有所不逮而敬慢

之心生相慢之至以爾汝為未足而呼其名以相名為未足而加以醜汙之號尊敬之甚以稱其字為僭而稱其姓以稱其姓為泛而曲為之辭長之則曰長者師之則曰先生或因其所居而為之號或因其所有而美其稱而先生長者之號夫豈强之使出於口哉衆人之於君子以為不如是不足致其尊慕之心而君子之貴於恒人者固不待乎此也德誠尊也才誠美也世雖加之以公相之號猶不以之為貴而況其細者乎世俗不之

察挾其區區之細以為君子鄙而不知茍無君子之所有雖加以世俗之貴而其可賤者固在吾之所得果有足貴焉則夫先生長者之稱與公卿大夫何别哉呼之為公卿與號之為先生長者均之出於人之口也然公卿而無可敬人未嘗以先生長者推之先生長者道德有以服乎人則公卿不足為之重吾以是知德為衆人所推者過乎位為衆人所貴者甚遠也臨海陳先生行脩乎家學信于朋友聲聞於郡邑以朱氏詩教授學者

受業其門而以文辭政術稱於世者相迹先生年老家居門人尊之不敢舉其字因其所居南齋稱之為南齋先生而先生不喜自居也自謂南齋滞叟世之所尚以為貴者印組以為華禄賜以為豐崇顯之位以為泰之數者咸無焉而人尊而推之不敢字之而姓之不敢姓之而擇美號以稱之此其人豈有待於物而貴哉知其無待於外而猶强為之號以加其身宜乎先生之弗喜居也雖然名者衆人之所同欲也汲汲而求之則失之

也必易不得已而受之則居之也必安先生亦嘗見夫世之所謂貴人者乎人面而陽尊之背而陰笑之生號為公卿沒喻為犬鼠者亦衆矣彼惟不務於德而求於外物之多也故得之而不可常有之而不能守方其垢辱交至以危其身欲如先生南齋之樂豈可得乎先生隱約守道無求於名而名自尊居之而安傳之而可久其視世之貴賤相辱者何如哉然士固有足貴者初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先生之可貴者亦不以南齋而重

也余獨怪世俗常輕此而重彼乃為學者道使知先生之不仕非果賤而衆人之汲汲於外物者觀乎先生亦可以自省也先生字徳良名某南齋在臨海之城中某巷

懶齋記

學道之士張君用隠自號懶齋而亟求予言余戲謂之曰夫懶者之於事為迫之而不屑應強之而不即從其卧也忘起其坐也忘行飢忘食而渇忘飲固其宜也今

子迺屢踏吾門以言為請而不知厭是豈真懶也耶且使予亦以懶自居孰肯舍我之無言而為子言使吾非懶者也又烏能言子之懶哉雖然自夫不息者而觀之大而天運乎上日月行乎兩間百川經緯九州而達四海未嘗斯須怠也小而萬物之生羽毛飛動卉葉鱗甲之類其生長蕃育以遂其性者亦未嘗有一時之懈也况夫人也而暇懶哉自夫常止者而觀之則崖石以不動故堅山嶽以不動故壽水静則可鑑毫髮地静則可

載萬類是皆懶之類也而子之懶豈謂是乎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守夸者之馳騾不如静者之悠久彼措慮於涯分之外役志於義命之表孳孳憧憧於塵埃之間而不知止者又孰若燕居無營以懶自名之為得耶道家之說貴無為而主静夫無為而静與懶相近而非懶之謂也子有以知之則為懶可也謂之非懶亦可也而予奚知焉於是用隱唯唯請書以為記用隱世寧海人其先有仕吳越為光禄大夫者至今為大族云

默菴記

會稽俞先生當年富氣盛時嘗以驚世絶俗之智懸河決峽之辯為當時所推既晚更事益深奉朝命為學者師於東南小邑乃喜為簡默號其燕處之室曰默庵其弟子聞而疑之曰先生之為斯號也不亦異乎人之達其志意明天下之理而成物化民者以其能言也故教令不宣于家則親愛疎詞命不脩于鄉則長幼乖軍旅不言則無以用衆賔客不言則無以成禮居乎朝廷為

大臣而好循默則難以定國計和人民為諫官近職而不務言事則有曠官竊位之譏先生為人師以教民善俗為職業封域之内有細行之違片言之悖先生恥之惡可以默自處乎哉余聞而笑曰是知默之為默而不知默之非默也知言之不可止而不知非默則不能為言也子嘗見夫萬仞之淵乎方其静也沉奫涵蓄不震不激泊乎無聲杳乎莫測惟其積之久而不妄出也故一旦決而為川達乎江河聲之所撼聞數百里使其不

深而終日汩汩如溪潢澗潦之為則不崇朝而涸矣安
能澤加萬類乎故士非能言之為貴而發於不得不言
之為美道充於中不得已而後言則其言必傳無意於
辨不得已而後辨則其辨必明昔者孔子之門以言語
稱者有矣惟顏子不言如愚人然由後世考之凡顏子
之言皆為天下準與聖人之旨相表裏而宰予子貢發
言立論輒多疵而不適乎中豈非好辨者未必能言而
善言者必本於默乎先生閱乎事變多矣求乎義理精

矣知夫無益之辨之不足務蓋將即顏子而師之而今而後先生之道益隆矣立乎朝則發而為正論垂乎後則揭而為大訓皆有道者之餘事也先生之默烏知非言之至者乎二三子何患焉於是疑者謝曰子之言似矣請質諸先生置之屋壁以袪弟子之惑

靜齋記

某郡郝君仲安治關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于左右公

退則斂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予言夫靜之為學著于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援以為郝君告然余少時嘗從諸老生遊于市脩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闐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不能記而老生方坐而為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為誰所語何言所歌何辭何為道以行行凡幾里

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以問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由忘乎心之為物静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小大畢應者以其静耳使人持而揺之與破鬲何異余曰敢問吾心何以不静乎老人曰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無願乘之乎子見夫悦目而娱耳者得無願有之乎人惟無欲視寳貨猶瓦礫也視車馬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音也則心何往而不静子有欲之之心存雖欲静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養吾心

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寶藏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偽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為是職與遊乎市者略同矣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其庶幾知夫静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静乎浦江俗號淳古異人才士必有隱于市者郝君試密求而問焉其必以余言為然矣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既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合貲産共釜鬵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即石鏡之陽為精舍聚六經群書數百千卷俾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脩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孰從而明之易詩書

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為可行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為學百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間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為設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

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教其子姪而不敢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者奢泰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蓬起而未嘗正之以義也

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於以治心修身致其道德於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童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學乎斯者擴乎天命之微以盡性篤乎天倫之序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為善學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茍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

望也哉

天台陳氏先祠記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為著姓其先自婺來遷至秉彝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大服降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為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於火秉彝之父彥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為先人之志矣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為祠於故址復以褻器不

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於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為不飭也割田若干畒以供祀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繇禮而不越焉其役逾年而成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昺來京師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為之制而禁抑天性哉茍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禰

今飲與食持盃必奠執匕必祝始為飲食之人去今已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為之也人猶不忘之況祖考吾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之祠自始遷而祭群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似可為得禮之本葢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雖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於俗有

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旦暮也辨其親踈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為之況為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余有志於變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遊清泉山記

環寧海之山多可遊惟清泉山去邑為最近壬戌秋九月有九日余抵邑中與予友善者欲偕予遊求其近而易至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携琴命觴而往登焉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阜隆起無崇林鉅壑峭異之觀彌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若鷺羽躡而升潤滑不可停足群奮相先至其脊有怪石二半陷于土蘚深碧色鱗生其上班班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今事以為樂久之復循

脊西行泠風自西山來衣袂褰然飄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琴音與風聲相和抑揚徐疾琮琤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當東北雲氣中海濤際天日光倒射海上灩燿難正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已琴重作日暮始歸莫不動容愜意以為兹遊信樂也而予獨有感焉邑之名山十百於清泉者衆矣然遊者之跡罕至縱偶登之手疲於扳援而趾病於踐履苟未窺其奧美之所徒厭其勞而不知其為可樂也是山較崇

卑於彼固有所不敢而遊者必至至必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難悅於時俗而卑近易至者乃為常情所喜乎然人於高遠誠得其與美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既者世顧莫肯自至而每用心於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為足樂夫豈天下之真樂也哉而予於此遊也豈不足為學道之戒也哉同予游者凡八人楊汝器王脩德盧希魯楊文遇章彦璞龔彦佐林嘉猷暨脩德之甥應賢文遇善琴云

集義齋記

金華劉君劉其字為養浩既學於太史公復名其齋曰集義以予得綴同門之後曰願有聞也嗚呼養浩不猶古之道乎古之君子加之卿相而不喜予之萬鍾而不驕臨之患難而不怵困之貧賤而不憂者其志劉其氣充也人之有是氣也猶地之有水然地孰無水也而或梗之或湮之閼之使其不得行塞其原使其無所資則不足以為水矣浚其源欲其深防其畔勿使其涣節而

疏之順其性而導之雖界天下而達于海可也君子之養氣非能兼取於人也能自充之而已充之之道無他能循乎理而已矣俯仰於天地而無愧質於鬼神而無疑徴於聖賢之道而與之符而況於斯世乎世之所取吾不取也世世之所予吾不予也世世之所以為輕重榮辱者吾未必以為輕重榮辱也吾知有道存焉耳吾何慊彼哉故夫卿相之加萬鍾之賜得以行吾道世之幸也吾何喜而驕之有患難之臨貧賤之困不得以行吾道

世之不幸也吾何怵而憂之有此集義氣充之説而古
君子之為學也今之人則不然得釜庾之禄則以夸于
衆有一命之爵則喜而以為榮患難臨之則戚戚不能
生貧賤困之則怨天而尤人若是者非他氣不充而義
不明也不明乎義是非利害蔽其方寸之心聞叱咤之
聲則汗出而顔變赬雖不欲畏於人得乎比之於古之
君子其能無怍乎然其始非有異也自致之爾有志乎
學者而可不自審歟養浩之為學有年矣其於君子之

道必有聞矣且又博學而能文辭古氣之充否者文辭莫近焉養浩日處乎斯齋而思其名若字又古之於文辭而日驗之則不出戶而得之矣雖予之言亦何足為養浩輕重哉

藏用齋記

今之人不如古豈惟資於天者不足哉亦急於用而無凝道之功耳古之君子質既美矣其心未以為美也又磨之以學學非徒學也必務得乎道道或有得矣其心

未以為足也又藏之而不暴乎外積之而不計其勞察天下之理既熟矣復不求用於人試之於鄉黨徵之乎往昔綜核其條理考論其先後德既成矣一旦出而居乎位故沛然發之而有餘秩然施之而合宜小之化郡國大之佐朝廷功業著乎生民勳績流而長存其藏畜愈久故用之愈章也今之人以恒衆之資恃其偏私之智而不學縱學矣不本乎聖人之道無有得於心而徒竊邪說曲辯以濟其無用之材其材固弗足用也其心

不自揣度夸奇逞能謬飾虚言以攫禄位不能致則終身奔走乎道塗旅死而不顧及乎置諸位叩其詳而忸怩責其效而無所施大焉則亂政小焉則賊民世嘗謂今之人不如古而豈知其學之無道藏之無素之所致哉然若是者非其父師之弛教則自棄其身耳苟學焉未有不至者也浦江之陽有禮義家曰鄭氏有師曰金華太史公公禮義其質也而公又善教故其子弟皆賢而有曰叔器者又賢公嘗以藏用名其齋欲其後於用

也叔器魁然有美質好學而近道有可用之材而不自露固異今之所云矣予不敢以今之人望之也故告之以古君子之道在叔器之自取焉或謂藏用乃易上繫語彼論天地之功用殆非命名意也

適意齋記

貴極乎將相富累乎萬金喜怒可以榮辱一時去就繫天下之輕重紛華珍麗之物不求而自至快心快已之奉奔走競效于其前此衆人自謂適意者而隱居慕義

之士以為何取乎山樹藝樵釣以養生彈琴讀書以養心倘佯恣肆於山泉丘壑之間咏歌論辨以發其趣棄禄利而不顧遺萬物而獨立其於適意亦已至矣然而聖人君子猶病其隘也天之授我者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陰陽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循其度九州四海老癃單弱之民無不得其欲夷狄禽獸草木有生之類無不遂其性不有用於當時則著之於書傳之天下後世使倫紀正而禮義行姦宄

消而禍亂正勞神苦形不暇自適而以衆人之安危為喜戚以區宇寧風俗美為適意若斯人者其於富貴之樂固不忍處而亦焉忍樂其一身以自足哉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世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浦陽黄君仲昭才美而甚文有司屢辟之辭不就作燕休之齋與士友講學名之曰適意人以仲昭為隱者也而余竊疑之人情非甚相遠也操瓢而呼者立於門雖御八珍不能知其旨毛褐不完者行於途雖錦衣狐裘不能知其温人之

不獲適其願者多矣仲昭寧能獨適意乎天下之不治非特政教不脩法禁不密也仕者苟富貴以忘民隱者私安佚以保身苟且鄙冒而不知聖賢之道者害之也余才不敢望乎聖賢然不敢不勉聖賢之事數十年間庶幾或見兵革不試黎民樂業無飢寒勞苦之歎豈非余與仲昭適意之時乎浦陽余遊學之所故舊賓客之在者甚衆於是時也享承平之樂單車往來相與講說唐虞三代之道以為天下慶盖必始於此矣

餘慶堂記

力可以禍福一世而不能保其家之常存智可以臧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賢蓋可為者人事之偶然而不能者天道不可以智力動也匹夫之相與綏之以誠則喜詐之以術則怒天道之神於人情不遠矣而人欲以智力勝之安在其為智力乎昔嘗觀於故都舊邑問公侯將相第宅之遺址而求其子孫之盛衰當時之煇赫崇熾者今多不復存凡守其舊宅而不墜者皆不

遇者之後人也然後慨然而歎威權名勢造化之大柄彼乘時之間而以智力僭持之寧有不獲罪於天者乎縱無犯於天寧有不得怨於人者乎其先之積一身享之而無餘而欲昌其子孫難矣故再實之木其枝必瘁久息之田獲必倍常歳吾於浦江黄氏而益知積而不發者之有後也黄氏自宋為詩書家嘗有仕者而不大著然以積善稱至今二百年其諸孫曰資善公愈好善修其業率二弟聚食不析鄉人賢之今太史公以餘慶

名其堂昭其先之積善也黄氏之家故家也上世之所餘者非一物矣視於廟則籩豆衣冠秩如也視其堂則琴瑟書史森如也視其野則土田陂池鱗如也然是數者豈智力能守之哉亦餘慶之尚存焉耳世之貴盛者粟非不餘於囷帛非不餘於藏犬馬牛羊非不餘於家然而卒莫能守者善不足而天不與也人常汲汲圖彼之有餘而不汲汲憂此之不足何哉此吾所以嘉黄氏之賢而願為其後人告也

仙溪霞隱記

永康之南有溪曰仙溪其上飛霞觀在焉或曰常有仙人乘霞飛升至今上有霞氣故云學道之士徐東溟結廬于觀側以仙溪霞隱題其額人莫識也他日其族子允中以告余曰知霞者寧有過於予者乎余家赤城之西巨海之陰當天光初舒旭日未升有神氣焉自東而生騰而如烏廻而如輪奮而如龍曳而如神欻焉而鸞鳳翔彪焉而虎豹蹲彬縕雜襲重敷縮結或變為五色

環湧抱日或隨風騫蕩久而乃没一朝之間終日之内不知其幾起滅也當其起滅之頃目瞬氣息欲其不變已不可得況能常見之乎欲常見之且不可況欲常有之乎不可得而常有況近之乎而東溟欲託而隱焉此其志何也吾知之矣東溟其有所懲而然乎天下事物之變亦多矣寧獨於霞哉彼之朝華顯而暮羈縶朝肥堅而暮徒步甘腴已盡而糠覈繼之綺繡去體而疏布不掩者其為變亦甚矣而衆人不察也往往知籠力執

欲使適意者常存而不失而卒并其身弗守者有矣此非惑耶且凡物之接於耳目者孰能長存而不變日月之明也而不能無缺蝕山水之久也而不能無頽涸天地之大也而不能使無閉塞傾陷之災此皆號為歷終古而不變者且若是亦何怪於霞乎又何況於人之身乎自霞而言霞不能不變也自人身而言之人身亦霞爾自天地而觀之雖天地亦何異於霞乎雖有久速之殊其不能長存則一也惟夫聖人賢士知其然而思在

我者勝之故修而為道德施而為事功發而為言語可以垂千載而不變而神仙之家亦有見乎此則葆形練神為長生不死之術以其一身徐觀萬物之變昔之所傳韓終徐福輩皆是也二者之為道雖不同其過於衆人亦遠矣東溟之所學者神仙之事而余則慕乎聖人賢士而未能者豈足以知東溟允中試以吾言質焉東溟倘以為然或能乘霞訪余於赤城之下尚相與講之

思孝堂記

肇慶蔡德芳以國子生歸省二親請名養親之堂余名之曰思孝而謂之曰天下之理不待思而得者至情也寢者未嘗思夢而夢生飲者未嘗思醉而醉至不食者不思飢而飢遇横逆者不思怒而怒聞鼓鐘管籥者不思樂而笑見衰麻踊擗者不思哀而悲此皆得於心不待形於目觸於中不待徵於外雖善謀慮之人無所措其思以其根於天性而已然况於父母豈待思而孝乎然吾有假假疑誤焉不待思而知情也久則怠怠則忘者

情之變也故曰享太牢者不知太牢之味飯藜藿則思其美矣被狐貉者不知狐貉之温服疏布則思其貴矣人恒在乎親側朝而怡怡暮而舒舒豈知其為樂哉或去鄉而遠遊違親既久則思生矣見食也則思親之飢遇暑與寒也則思親鬱蒸而憀悽良辰佳日則思持酒而為壽歳除時易則思親之將老而懼其愈衰於斯時也思之既熟使之養親其有不能孝者乎世之不能養者不思而不知其樂者也徳芳居京師二年思親之至

不特如余所言而已也今歸而見親舉昔之所思而行之旨甘溫軟必躬進焉拜跪獻酬必敬加焉則於孝也可幾矣雖然此思養親之謂也非壽親之道也以百年為壽者衆人皆然君子知其不足恃也久為無窮之思使雖終而没彌久而彌存故修己也則思如古之人事君臨民也則思不愧乎聖賢及乎名立於當時而著乎後世則其孝也大矣德芳好學有美材於前之思不待予言於後之思不必予言然堂為養親而名非止於德

芳而已也故記之以告其後人

思親堂記代太史公作

人有情必有思同居共處日夕而相見亦何可思之有思之至者其惟乖違患難之後乎朋友至疎者也連業接席閱時月一旦而别去則悦然思況天下至親之父母乎人之有父母也優遊具慶逸暇無事朝暮不離膝下其心樂之不知有思也及乎事有不齊或出使乎遠方或早捐於館舍人子之心於是乎有不已於思者矣

嘉辰美景也見人之養親焉則心惄然曰我親安在乎我何為不得養乎徬徨焉躑躅焉累乎若無所依歟乎其不欲生茫乎天不足高而海不足深也紛乎妻妾之奉富貴利達之榮舉不足慰其心也豈惟是哉凡遇飲食則又執匕而思曰我食何為乎吾親不在矣視其居室則又仰而思曰吾親何不來歸乎我何為獨處此也却中席而不敢安避門閾而不敢履凡觸乎目者皆親之思也於乎此吾孟緼之思親堂所由名者歟孟緼同

門友王君子充之子也孟緼為童時其父輒棄之而出仕于朝歷南康清漳二郡入翰林為待制以壬子之春銜命往諭雲南至今七年而未復當其自漳召還時嘗過烏傷溪上省其家撫孟緼頂曰我受國恩義無顧家日爾善事母以昌大吾宗孟緼謹識之初王君治文學不事生產故廬庳陋孟緼購木作堂三楹間堂成後二年而君出使又八年而夫人卒於是孟緼之思蓋有甚於昔之所云者矣乃顏其堂曰思親著其心之存且來

告曰先生我父友也其何以慰我嗟乎人子之於父母不見而思固其天性也孟縕之思豈有過歟然徒思無益也思之甚而傷乎生則悖於義矣孟縕亦盍去其無益之思而思立其志乎爾父之志在乎樹功名而獲其文章之存者可見矣孟縕尚思繼其志而學焉他日茍能以功名顯乎世爾母固不得見矣爾父忽持節而來歸豈不慰孟縕之思哉夫天之於人寓懽忻於悲哀藏長養於摧折孟縕之履患難亦至矣又安知非昌大之

基乎繼吾友之業者予將於孟緼是望予何以慰孟緼在乎慎之而已

求古齋記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為古

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為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為古而其時亦嘗以為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皆善而今之人皆不足法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為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為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師其道不計其時善誠足稱也其人雖非聖賢不知其為不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誠足師也其

人雖生於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師其道而已天下之善一也古與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郯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隠者必鄙之以為老農小

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答問而以道告之何以為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將取以為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美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者固所棄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

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之建時古於夏也黄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

推其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壽善堂記

天子受命之十有九年四夷既寧宇内祗肅迺下詔書舉養老之典民年八十九十者富家賜爵有差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歳畀絮帛著為令然必有善為鄉閭所推者乃以前令從事窮山遐裔之人莫不稽首抃慄俯伏内省惟恐弗足稱詔旨當厚恩而台屬縣寧海緱城里之方兄弟二處士兄年八十有七弟年八十有三平

居以友睦稱於族篤行聞於鄉未甞疾言怒色有毫髮之過至是人無賢愚咸謂求可稱褒顯之意者莫如二處士蒼顔皓髮服古冠裳相與談笑一堂之上亦以晚際盛典為幸宗族舉酒為壽有立而言者曰事固有可以智成力得勢取而貨售者矣惟年之修短出於天天所不與雖有陶猗之富趙孟之貴不能延其年於須臾力可以扛九鼎辨可以動萬乘欲使其身無疾痛而不可致豈非由乎人者可以幸得而本乎天者非人之所

能及乎今二處士各年餘八十可貴也年俱高者或有之而出於一家之兄弟尤可貴也兄弟俱壽者已為難矣壽而皆有善德純行稱明詔之所褒寵如二處士豈非郡邑之所無求之當世果可多得乎是則非特為宗族之榮華實可為聖世之美觀昔之以年稱者如商山之四皓洛之九老壽者雖多然非一姓也兄弟之友睦者若漢之姜氏魏晉之王氏雖賢而未聞其皆有年也今吾二處士獨何以致此其可不知所自乎洪範之陳

五福不惟以壽考為美而必曰攸好德蓋德薄而壽則
年不足多有德而夭則澤不及施皆不得謂之福今二
處士兼是二美可謂俱全請合壽與善名所居之堂以
彰二處士之德以修聖世尚年嘉善之恩且俾登斯堂
而聞二處士之風者相率勉為敦睦之行革鄙薄而復
忠厚庶其有勸乎衆皆喜曰然俾族曾孫某記其語于
壁以示族人子孫于無極是歲九月望日某謹記

臥雲樓記

有得乎道者内不汨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取而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泉而忻然若都卿相之位登乎耆艾而熈然常有嬰孺之容視天地猶一室視百世猶一朝視其身同乎萬物而萬物莫能與之偕夫是之謂至人而古之所謂神仙者為近之固不待服食而後壽滅跡人世而後高雲卧天遊而後不可及也後之人不知神仙可自我而得往往求諸幻怪之說馳騖企慕之意勝而恬澹虚静之功微自

私之心一萌乎中其去道已遠矣何望其能有成哉是以秦漢以來學神仙者相望吾以為皆不足以得道而吳季子魯仲連張子房之流高風絕識超乎埃壒之表君子每意其成仙而時往來於人間蓋或庶幾焉夫人必有過人之行而後能抗造化以獨立遺事物而永存苟利欲之習未能大異於衆人而獨蘄不死於衆人異其不可冀決也縉雲曹先生異時戎馬中嘗慨然志於功名既而若有所得悔前所為及真主出而四海清遂

優游大山邃谷間口不復談榮貴事或欲薦之仕輒不應所居重屋高爽深秀先生笑歌其上以樂其所樂人望之以為神仙好事者因名之曰卧雲樓雲非可卧者也特以壯先生之高致以為世俗之囂闐污濁者不足以浼之繇衆人而望若卧於雲漢之上而莫能企及之耳顧先生亦曷嘗自以為高哉先生饑而稻渴而漿寒暑而裘葛一不與人異所大異者獨其心不湼於塵垢炳如也夫心與衆人異而跡與之同此所以為先生之

高耶其所造高矣而不自以為高吾安知百歲之後不與仲連子房之徒遨遊八極而果與神仙為曹邪先生名璟字師宗予聞其風於其子閤門郎養志養志靜而温慤而文見之者亦可以想見先生之為人

心遠軒記

時乎隨身乎利而不知念乎天下後世者蔽於近者也不為斯須之計而詳思千載之得失不謀一己之安而汲汲惟生民是圖上而欲續既往之績下而欲開無窮

之傳深憂熟慮常若無以自釋者此非用心之遠者不能也世之人智勝一官才合流俗苟得錙銖之利達則憪然自負為有餘夫孰知遠者之當慮哉道之不明治之不古非人之心有異也蔽於近使然也予自京師還山南經大梁遇趙君古轍於河南翊衛之幕府問其鄉則與予同問其業則儒也亦同既而與之論古今事淵乎其為思窅乎其為言粹乎不見其與道倍也問請名所居城南之草舍予名之曰心遠軒而謂之曰人之所

以參配天地超乎萬物之表而獨貴乎宇宙之内者特以是心為之宰耳人孰無是心也用之得其道則日月不能擅其明山嶽不能擅其高河海不能比其容不善用之則雖有出萬物之資而終不免與萬物同泯可不知所務乎居高位而處要勢出有車馬而食飫膏粱衆人之所樂也顔子饑餓陋巷不憂其身之賤貧而以舜自望講為邦之道其用心為何如而豈同俗淺智之士所能識哉惜夫世之不復見斯人也吾請古轍於千載

之上從而師友之克私去欲以復道心之大全博文稽古以究王道之始終會萬世為一息通四海於一體大行則使昆蟲草木蒙其利窮居則樂之以終身垂之於簡編豈不誠遠矣哉若夫淵明心遠地偏之詩其意固非混乎世俗者所能及予之望古轍則不止是也

顴窩記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騁智者馳騖太過鉤奇竊名以

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
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
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
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
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為之動遇事輒面爭
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戇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
為重狐鼠之盜瞯其進退以為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
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

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為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戇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内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為戇者有矣而慕乎戇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戇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

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藼名其窩豈慕長孺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為布衣亦將聞於時傳於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為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任重齋記

浦陽鄭君其名枋字為叔事扁其絃誦之室曰任重而

徵余記之余即其字而告之曰余嘗聞古之車矣其才之美同其治之工同其廣袤崇卑之制又同故閉户而攻之既成而行於天下轍跡不爽乎分寸其所任之輕重未嘗大相遠也今則不然有載一鈞者焉有載十鈞者焉等而至於載百鈞者則以為大車矣其材有美惡也其治有巧拙也其制之庬雜家異而鄉不同或隻其輪或短其轅或不以廂或以人駕牛馬之衡軛而都邑之塗轍跡縱横如織欲其任重者難矣古之世道德同

於上風俗同於下士有不學也學則必法文武周公之道出而施之於位用之於邦國雖不至於聖賢亦不失其為君子其所任者固已重也世衰俗降人自為學家自為教諸子百氏雜然並出學者倀倀無所於歸詭言異行遍海內而人材始萬殊矣故才止乎一邑行或可乎一鄉或事文墨而不閑籌畧或長於治民而不知大體於是賢人君子始不可多見繇其自任者輕故也叔車之材良矣家素以孝義聞治又工矣任重之道則在

乎法古之制耳古之制莫善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車以仁義為輪轂以禮樂為蓋軫膏之以詩書澤之以忠恕其動如天其静如地運行如陰陽周通不窮如鬼神其所任之重者文武周公之道也當其時惟顔曾二子能具其制他如七十子之徒雖其才各殊至於轍迹亦一而已蓋自任之道同也斯世之自任者豈無其人乎權衍熾而仁義銷矣驕侈作而禮樂壊矣人非不飾其車徒任其私智曲技而不任

乎聖人之道猶虛車也今叔車知以重者自任其賢於人豈不多乎雖然任重未易也不宏其中不足以容不堅其志不足以致是道也曾子嘗事之矣叔車其慎而則之苟未望於聖人之廬亦庶幾乎賢者之歸

養素齋記

古之君子其遠過於人者非偶然也亦養之有素耳方其身在草野而惕然有朝廷之憂巍然有聖賢之志蓋其平居凡接於其身存於其心者皆養也謹於取予交

際得失之間以養其氣習於禮樂政事弓矢馳騄之節以養其才行乎道德仁義之塗講乎性命陰陽之説以養其德觀於天人事物之變以養其目聽於琴瑟管絃歌誦之音以養其耳驗於喜怒嗜好之故以養其情慎於言語動作食息游宴之頃以養其身其素所養者如此故加之以崇位重任處之以富貴逸樂迫之以患難賤貧其措之不難也如水之赴海日之暴物貨殖者之用財鳶飛天而馬行地也其不為物所動也猶瞽者之

於色聾者之於音其無憂戚怨憤也猶千金之子暫食於逆旅之家蛟龍之蟄深淵玄豹之澤霧雨也蓋其於天下之事治之已熟故為之也優於得失用舍之理識之已明故不以所遇而變宜其過人者遠也後世之士養之既無素居位則病於為處下則病於守習聖賢之言而躬庸人之行襲君子之名而取世俗之譏上常患乎無材下常患乎無師豈其性之不若哉莫之養而戕之者衆也予求於所知得一士焉曰金華俞君大有俞

君誦五經諸子之書土田僅足以免饑餒室廬僅足以庇風雨布衣敝席人以為陋而君樂之如處公卿之位余固疑其有道焉他日以其養素齋告予予於是知君之果知所養也夫蒙霜雪而不變其色者必非驟長於春夏者也處貧賤而不失所守者必非僥倖於利禄者也若俞君之為其亦近於古之君子乎余故以君子之自養者告之

養素齋記代太史公作

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文聲動縉紳間雅不喜自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題曰養素凡其所為文亦以養素加之其言曰世道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榱刻桷丹漆黝堊文窻綺疏錦幃繡幄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簷繩樞而甕牖匡床席門僅容仰俯以養吾素而已狐袖豹襦烹肥膾腴青紅奪目甘醲淪膚者服食之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而束韋飯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寒饑以

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屈膝屏氣早聲傾欹詭仄者禮儀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怍於物以養吾素而已剽雋掠奇粉句飾辭彩雜章施為禄之資者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為言務達志文以適意不求世知惟禮之附以養吾素而已凡是者皆素乎外者開闢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俗熙熙故易為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偽作風澆氣薄嬰兒設機穿女婦事遊謔賊胥握文

法富室擅篚扑訟獄煩滋世道交削然無位於時且弗敢議也天之明德既虛且靈寂然湛然不撓不攖故能酬應萬化洞照羣情主敬立誠與道合并以其體素也今也聲色以汩之利欲以汙之羞愧以鉥之浮詐以塗之闇昧錯穢敗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彼恃其華我以吾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繁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偽存真以全吾之天而反道之樸庶幾立乎兩間而一無愧怍也乎同郡宋濂

偉其言高其志避席唯唯書以為記

守素齋記

天下之事無難易應之於卒然之頃則恒不足發之於固有之末則每有餘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豈恃其性質之異哉譬之千仞之木萬金之家其生植蓄積累自歲月而起自毫釐故撓之以疾風迅雷而不為之變虐之以衰世惡政而不失其常非若拱把之材稗販之富之易為起滅也以之化人善俗則素有其行以之議

大事斷大疑則素有其才以之處乎窮達得喪禍福死生之際則其道德素有以充乎中加之於百僚之上顯融之位則其聲聞素有以服乎人由是而成功名於當世豈不易哉後世之士少之為學非壯之所用口之所習非躬之所行平居無事講切濯磨以治其業既一反乎古一旦變故出乎其前愕眙相持斂手而不能救甚而冒利以忘義貪生以害仁進則不足於為退則不良於守治道衰而人才益下非以古學不修故耶國家深

病乎此更科舉學校之法思以振作天下之奇才而用之歷年既久而猶有乏人之歎豈特期用太速而養之無素哉而師儒者與有愧焉漳之龍岩有士曰林先生原亮好古而邃於學以朝命教授于台莊恪有矩度未幾而士習為變先生欲以身率之扁其退休之齋曰守素以勉學者使知為學不可無所守自守不可無其素夫隄防素修則不憂水潦之災戎器素飭則不憂疆埸之警士君子以其身任當世之重世不我用而才有所

遺則其責在人任之以事而無以應之則其責在我使世有受其責者則非士之過矣彼或以吾為足任而吾之素守不能厭天下之望豈非士之辱哉古之聖賢所以孜孜若不及者以德不素具才不素習則不足以佐天地之遺闕開萬世之治平是以劬躬殫智而不敢自逸今以衆人之資而没溺於流俗之學旁求泛取以為可應當世之務而無一定可守之成說存乎心不幸出而任人之事幾何其不困且躓乎此先生之所憂而名

齋勉學者之意也吾觀乎世之師儒亦多矣以已之昧導人於愚恐人之有知而率之情婾其去先生豈不遠哉於是齋也可以觀先生之有志可以知吾郡之士將有所成且可以見古道之漸可復也烏可以不書

復齋記

天台洪子宦學於河南不歸其鄉者十餘年杞人聞其德業之著也執經而師之滿門洪子好學不懈名其講學之室曰復齋客見而言曰洪子之復將懷歸而欲復

其鄉乎抑亦欲復其天性之善乎夫復貴乎不遠不遠則無悔今洪子之去鄉已遠矣為日已久矣田園已蕪矣室廬已敝矣昔之相與者已疏少者壯而老者亡雖欲復乎鄉奚從而復之若是則洪子殆欲復其性矣乎夫性受於天者也雖蔽於私而間於欲義與利之相去非若台與杞之相邈也一念之萌決然舍彼而趨此非若欲行數千里之難也撤其蒙昏而昭昭者存非若去鄉之久而有遺忘也然則復之易莫過於復其性者宜

乎洪子以之名其齋也洪子聞之以告方子方子曰子以復其鄉爲果遠而難復其性爲果近而易乎夫舜禹之事功周孔之德業率是性而爲之者也庸衆之蚩蚩憸狡之畀畀失是性而不知復者也自衆人至於聖其相去奚啻萬里而豈止若自杞歸故鄉之難哉子欲歸則具舟車載糗粮越旬月則可至矣欲至乎聖夫豈旬月所能及耶洪子矍然曰復性之難若是乎方子曰雖然有一焉復有道得其道則易失其道則難使子欲歸

乎鄉而不循當之之路則終身不能至循其路而怠且息焉則至也不可必誠能不失其路不懈其力以聖人之訓為車智以辨他岐之惑仁以體萬理之全而勇以行之則於復天地之性也何有古之人有由之者顏子是也克己復禮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間得復之道莫尚焉是以復之初九顏子以之今洪子之為人信而通愿而文於學顏子有其資矣它日復顏子之復而復乎故鄉予或倦遊而歸且將問途焉而况杞人乎於是洪

子謝曰聞其難也可以厲吾氣聞其易也可以果吾志請因以為吾齋記

遺安堂記

孤介之士離世自適而以利禄富貴為致禍之具志於用世者騖於可欲而以守高不屈為致窮之術是二者之論皆似也而皆未合乎中道古之君子居乎位者衆矣其子孫食其餘澤大者或為封君遠者或數十世而不墜豈誠能致禍乎隱居行義苟無歉於心道德信於當

時名節垂於將來其後人被服其遺訓卓然自立於天
下世未嘗乏也豈果無以遺子孫哉劉景升僭竊於衰
亂而欲以區區之勢誇龎公其意固隘矣龎公笑之言
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蓋為景升發也
由後世觀之據一州之地智不能取仁不能守身死未
幾而雄豪有力者逐其子而奪其位孰若畎畝之安哉
龎公之言其取驗也速矣然非所以論出處之際也當
景升之時使有髙光之才居方伯之位將使天下皆安

而況其子孫乎龎公雖賢安得而輕之公之輕景升葢
輕其無定亂濟民之畧而以富貴為樂也以富貴為樂
而無憂天下之心能保其身則幸矣及其敗亡其子孫
欲為奴隷尚可得乎故無道而富貴者皆龎公之所笑
以為至危者也若夫有道之士則不然其隱也有以淑
其家其仕也有以澤乎民故其身無徃而不安其子孫
無之焉而不食其報吾天台龎叅父以公之逺裔而名
其所居之堂曰遺安貽書緱城里求予記之或疑叅父

非隱者而其堂名必襲祖訓殆以隱為髙是未知龎公之意亦未知吾參父之意也欲安其子孫者其要莫大乎為善無位而為善其事難而為功狹有位而為善言脫乎口而民懐其恵仁發乎身而化行乎俗若決水於崇山而注之澤浩乎其孰能制之世之嗜利行私而不顧者皆未知為身謀者也奚暇計其子孫之安與否乎參父積學明世務以進取為事而欲遺子孫以安其所存者得先人之意多矣余家與參父之鄉邑比而壤接

知麗氏之為名門也稔矣叅父素力於為善繼自今以後越之東南世厥家聲者又叅父所遺之安者哉

存耕軒記

古之仕者將以行道後世之仕者非惟道不足以行且播惡於衆此仕所以難也三代之時為公卿大夫者世其家累數百年而不替豈天獨厚之哉葢世修其職而善之及物者深遠也自吾有知即考論前代之故事未嘗見有處大位之子孫能守其富貴而不變者葢思其

故造化者之生人猶天地之產物巨木之下禾黍為之不滋享太盛者衰必隨之此理所必然志慮之士所以避棄榮利而不敢居者恐善不足以及物而不利於後也臨海李君惟正自其少時即以才識見重於當世嘗有官位既而棄去居金華讀書學以自娛取賀水部語名其室曰存耕或勸之仕不應指存耕以示之吾觀惟正非不能仕者其慮容矣豈世俗所能識乎世俗之吏乘其位而掊取㢠斂惟恐不足此其為身謀則可矣其

如子孫何哉彼之志非不知其不善特以天道幽逺不可徵也而為之而不知卒不能免也惟正棄可必得之位而與細民伍猶宜泰之地休而不畊則已耕必致数倍之穡李氏子孫其有富者乎吾将於是觀報施之道焉

娱静樓記

台人謂山川環複之地為奥去寧海西北五十里曰理奥地之尤秀美者也張氏世家其間其土深以腴泉甘

而木茂其民敦厚無華力作畏訟以食勞自足為常而張氏子孫多習禮好學衣冠有制言語有則不與恒民等故縣言聞家推張氏與余交者元望質而通和而直善士也余因元望益信其家之多賢今年余友郭士淵與余言元望之兄懷濟作樓以據溪山之勝率昆弟講學其上名之曰娛静願得予記之予因士淵而愈知張氏之賢有所自也天下非無才也而恒病乎不學學者非少也而恒患乎不知道使有才者皆明乎道天下有

不足治况於家乎三代以還二者不能相兼謀畧事功者流而為詐居正蹈義者不良於為凡以學不知道故也智可以綜萬物之變而不詭義可以拯生民之戹而不伐舍則弛用則張不以貴富動其心者其惟諸葛孔明乎孔明學術不知其所承傳然豪傑之士得于天者固不待聞於人而後知也孔明嘗謂學必本乎静才必成於學其言得聖賢之意盖其所至深矣懐濟之有取乎静豈亦以此乎天地之初事物之始性情之中静也

而未嘗不動也憧憧然出入與日俱至者動也而未嘗不靜也復乎往乎而孰為之宰乎盈乎縮乎而孰司其始乎是道也吾與懷濟終日由之而不思其故可乎世之慕孔明者衆矣求諸外而不求諸内雖盡孔明之所能者而學之亦妄而已苟得其内則聖賢可幾矣於孔明乎何有吾邑固多異人焉知無慕孔明者乎懷濟兄弟知所尚皆有長才不在其身將在其所友懷濟其陰試之聞予言而抱膝長嘯者必其人也

觀海樓記

中國之地南至吳越而盡吳越之東南際海而窮寧海陳君與文所居直海濵因作樓以據高爽臨溟渤暇日登覽以舒憂娱情甚自適也已而坐徼法謫蜀江上思其故鄉不置蜀人與之遊者多為賦觀海之詩與文間持以歸屬其所親善者語余曰子居亦並大海知海者宜莫如子請為記之嗟乎人之與人同也余與與文皆越人又同也然與文之所存吾不能知況無涯之海余

何自而知之何從而言之乎雖然由其異者而觀之則人之與我不能以相合由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可視為一身苟欲觀海之形其茫洋瀰漫浮天地浴日月抗陰陽以侔大敝古今以為壽者章亥不能測其數海若不能述其槩莊周不能盡其辭苟識其理則浮漚流沫舉足為學者師吾試與與文觀海於形質之表可乎彼其倏焉而盈忽焉而涸進退消長與時升降者能知其故以處貴賤富貧榮辱禍福之際則可以忘得喪捐憂

喜浩然而無疑矣彼之無所不下以成其深者能以之為法則可以自卑而下人以成其德彼之兼容汎受不擇細大暴以久旱而不減灌以洪流而不加者能因之以廓吾之量則可以容衆養人臨大事遇大變而不惑於其摩盪涵浸之勢可以作吾氣於其恬波怒濤開闔變化之態可以發吾文於其生育濡載之利可以推吾仁是則得於觀海者亦多矣與文之居斯樓也其亦有同焉否乎吾聞蜀人稱與文處憂如平時無幾微見于

顏色乢其於海也殆有得矣斯可記也若曰燕安之餘為一室以自快於山阻海滋飲食游觀而恣其般樂嘯傲以逸其身乢直庸衆人之事余焉敢為與文顧哉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天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為聖賢人得其澆駁之餘則為庸衆人以庸衆而視聖賢之資疑乎有高下懸絶若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明之域者盖以五性在人猶水之在

於器器有汙潔而水之清初非以汙潔而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恒以靜居之故其為水也可以鑑秋毫而察眉睫衆人譬以汙器受水而又動淆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足以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澄濾之功以變其渾濁而反乎至清則衆人可為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靜閒之中觀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夫泉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心未始不有翛然出塵之意及乎事變之陳于前利害之

交激吉凶之揉錯向之脩然者則已填䄌穢汙化爲泥塵而不自知謂之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絶江泝淮以達于河濟舟人取水以給炊爨得其清者固已不煩澄濾而自足得其濁者則置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向使怒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用也哉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也天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之罪也人之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留賢里澄溪修

竹之間有屋翼然臨于方池之上者包氏之貯清軒也軒之處士曰仲游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軒之水泉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閑者衆皆知其為清而清自我出不必為包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間使得乎天者泓渟洞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為物所淆包君安可不聞此道邪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賢之學患朋類少不足以反乎至清包君方肆意於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茍許余為忘年交尚相與講之

菊趣軒記

人之嗜乎物者必有樂乎物樂焉而弗厭非深有得乎物之趣者不能也好權者之於位慕利者之於財竭思慮殫歳年孜孜求之而不止彼其為趣亦有所樂矣而曠達之士以為非孟嘉之於酒阮孚之於屐支遁之於馬舉世之所尚者不足以易其好其所得之趣亦可謂深矣而高潔之士未免以其所樂者為累盖人之心不可繫於一物苟有所繫而不能釋雖逸少之於書元凱

之於左傳李賀賈島之於詩當其趣之自得以為雖萬物莫能易及其流於玩物而喪其天趣則與好世俗之微物者無以異惟君子之知道者則不然在我之天趣可以會乎物之趣巳有以自樂而不資物以為樂名公之卷阿曾點之舞雩是曷嘗有聲色臭味之可以適乎情而快乎體哉縱目之頃悠然有會乎心忘巳以觀物忘物以觀道凡有形乎兩間者皆吾樂也皆有趣也而吾心未嘗留滯于一物也夫是之謂得乎天趣後之士

知聖賢君子之樂者盖有矣吾嘗於陶淵明有取焉淵明好琴而琴無絃曰但得琴中趣雖無音可也嗟乎琴之樂於衆人者以其音耳淵明并其絃而忘之此豈玩於物而待於外者哉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為善用物會稽張公思齊氣清而志美好學有長才少喜淵明之為人嘗别業于玉芝山中種菊釀秫名其居為菊趣軒及遇聖天子擢為陜西布政司左叅政去林壑而處公署之崇嚴覩園林之靚麗無復隱居之適矣猶揭菊趣之

名不變或者疑之予以為琴而無絃猶不害淵明琴中之趣公苟得菊之趣豈問身之隱顯與菊之有無哉菊之為物楊英發秀於風霜凄凛之際有類乎盛德之士不為時俗所變服之可以引年於澤物濟世之功又有類焉公之趣誠有得乎此處富貴而弗盈臨事變而不懾御繁劇而不亂推其所得者于政使數千里之民樂生循禮躋乎仁壽之域則公之樂果有出於菊之外者矣夫樂止夫物之内者其樂淺樂超乎物之表者其樂

深淵明之屬意於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樂乎物而不玩物故其樂全得乎物之趣而不損己之天趣故其用周甞試登公之軒誦淵明之遺言而縱談古人之所樂則夫淵明之趣果屬之公乎屬之我乎尚幸有以語我哉

乾隆御覽之寶

遜志齋集卷十六